

## 書介

圖文：草 草

### 林書豪爆贏力

定價：港幣78元

作者：德維尼 (Sean Deveney)  
出版：天窗文化



由毫不起眼的球隊大後備，變身神級球員；從備受歧視的亞裔美國人，成為萬千粉絲的NBA明星。只要引爆心中的求勝意志，拚盡全力追尋夢想，其實你也可擁有林書豪般的精彩人生。要反敗為勝，並贏得像林書豪，取決於五個關鍵點……

本書作者德維尼 (Sean Deveney) 為美國體育界的資深專欄作家，他在書中披露林書豪的奮鬥歷程，匯集NBA頂級教練、球員及球隊高層對其成功之路的剖析，更輯錄其球員生涯的中英對照金句。

### 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定價：7.99英鎊

作者：Michel Houellebecq  
出版：VINTAGE UK



當今法國最炙手可熱的作家、《一座島嶼的可能性》作者Michel Houellebecq(米榭·韋勒貝克)，雖已出版了五部作品，但每本書都像是一顆投向文壇的震撼彈。本作甫出版即引起文壇注目，並終於以得到法國文學最高榮譽聖古爾獎，與普魯斯特、西蒙·波娃、葛哈絲齊名。作者的創作企圖宏大，以一貫的陰鬱機智、諷刺和厭世的筆觸，描寫藝術家Jed Martin的藝術生涯。作者也將自己化身為一喜劇角色放入小說中，這位名為米榭·韋勒貝克的知名作家，憂鬱、醉醺醺、最後戲劇性地離場。書中對於藝術，以及其所描繪的世界之間的關係有深刻的沉思，是難得的重要作品。

### 大概是最後的招呼

定價：新台幣280元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劉姿君  
出版：獨步文化



「這是一場愉快的遊戲，謝謝大家！」日本推理天王東野圭吾彌足珍貴的自傳性散文集。書中，他爽快打開話匣子，談論細數無名時期的冷暖點滴，辛辣吐露業界的種種奇聞怪象，幽默揭露與文學名家的交往趣事，分享和電影明星驚奇的第一類接觸，侃侃而談廣泛的極密私人嗜好。笑話中更蘊含他強韌的生存哲學——「愈是身處困境，愈要面帶微笑！」習慣了讀他筆下智巧的故事，真實的東野向你襲來，你準備好了嗎？

### 魚翅與花椒

定價：新台幣320元

作者：扶霞·鄧洛普  
譯者：鍾沛君  
出版：貓頭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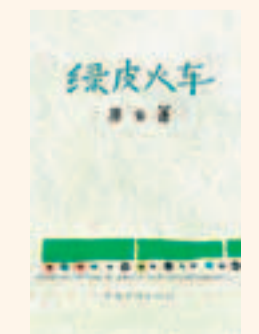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英國女孩「舌尖上的中國」。獲得英國飲食作家工會大獎肯定的扶霞在一九九四年前往中國長住。在這本難得一見的回憶錄中，扶霞追溯自己和中國飲食之間的關係演進：第一次與四川料理相遇時的神魂顛倒、親眼目睹雞鴨被宰殺時的驚嚇、體驗千變萬化的刀工、對養生飲食的嘆服、品嚐珍稀野味時內心的道德兩難等等。從四川熱鬧的市場到甘肅北部荒僻的風景，從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揚州古城，本書呈現了中式料理讓人難忘的美妙滋味，也深刻地描繪出中西飲食文化差異，兼具人文觀察與幽默趣味。

### 綠皮火車

定價：人民幣32.80元

作者：周雲蓬  
出版：中國華僑出版社



本書是民謠詩人周雲蓬2011年至2012年初的歌遊記合集。包括「一路」、「二歌」、「三人」三個部分。這其中有不少文字出自他在《南方都市報》開的「首如飛蓬」專欄。周雲蓬天南海北地遊唱自己的歌，認識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把自己天涯海角的「行路、歌唱、遇人」經歷寫成文字，為自己過去的歲月作個見證。他關心很多事情，關心很多人，這位盲人歌者內心廣闊的世界，會令「正常人」倍感羞愧。未來日子裡，他還將繼續寫字，唱歌，行走，一直在路上。

# 蔣一談的《棲》

## 棲於靜，呈現生命的真實狀態

學術界和媒體經常引用美國著名作家約翰·厄普代克20多年前的話來描述短篇小說在現實中的悲催命運，說這是「一個短篇小說家像是打牌時將要成為輸家的緘默年代」。茅盾文學獎得主張煒也曾說過，短篇小說不繁榮的時代，必是浮躁的、走神的時代。誠然，短篇小說的寫作、出版和閱讀在當下確實已不經意間陷入一種令人驚異的「尷尬境地」。頗值得致敬的是，青年作家蔣一談卻把「短篇小說寫作當做喝酒」，從《伊斯特伍德的雕像》到《魯迅的鬍子》、《赫本啊赫本》，再到《棲》(新星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作者總是癡迷於建構「故事創意+語感+敘事節奏+閱讀後想像空間」的敘事美學法則，因此其短篇小說的創作往往是快樂而非痛苦的。

■文：潘啟雯

就像一盤磁帶，有AB兩面，《棲》的八個故事仿似八首風格迥異的歌曲，亦宛如八種果實，展現出多條交錯的人生道路。蔣一談把那些不可痊癒的「悲傷」用清涼的文字敘盡，再使用略帶奇異的情節，牽引出人們心中與淒涼共處的那些本能的善良和溫暖——或許，「都市女性」更適宜作為原始生命感的舞台和敘述對象，即把主人公放在各式各樣流動的生命境遇當中，照見恆常的靜：在動的命運中搏擊，才能讓心靈之本於剎那間呈現；棲於靜，反而更清晰地看到都市女性生命的流動，反而更清晰地聽到她們生命的吶喊。

### 靈動的故事 凝重的精神

故事是短篇小說存在的堅硬內核，而靈動、飄逸的思維和凝重、深刻的精神是牽動敘述行走的靈魂。誠如《茶館夜談》圍繞女兒與母親前男友的會面，探討「愛與傷害」那樣——交談中主人公痛徹心扉地知道了為何母親總是在最後時刻無法與男友走到一起的秘密：母親把全部的爱傾注到女兒身上，便無法再容納另外一個人。因此，相依為命的母女又會成為互相的感情羈絆。感情與感情之間，並不能做到完全的兼容，於是人世間才輪番上演着那麼多的「倫理悲劇」。同樣是單親家庭發生的故事，《夏天》的主角換成了母親，為了教育自己缺失父愛的兒子變得更堅強，她與一個剛成為單身爸爸的大男孩度過了一段互相取暖的美好時光，然而一切努力與行動最終換來的卻是連夜「逃脫」。

《另一個世界》的「遇見」：一個在耶路撒冷旅行的中國女記者，偶遇一個猶太人，他的祖母「二戰」期間曾流亡上海，得到過中國人的幫助。《小》，一次臨時起意的採訪，使女記者看到了老祖母一輩子念念不忘的感恩，也得知了報恩帶給這個家庭的種種遭遇。人的一生如同一條流動的河流，可能會遇見不同的境遇、變異，有欲、有為、剛健……輪流在生命中上演，然而恰恰在「動」中，照見了「靜」的可貴——那恆常的感恩

卻猶如金子般燦爛生輝。

### 無家的漂泊

愛狗、隨性、心地善良，同時也倦於過往兩段失敗戀情和單調生活的女馴狗師，隱約萌生出對自由的渴望……《馴狗師的愛情》，戲劇性的邂逅止於一場未遂的「流浪」，現代文明成為束縛，使得流浪並不像三毛筆下的撒哈拉沙漠那般傳奇和浪漫，傳遞出理想在現實中的無力感——相比於近年來動輒流浪西藏、流浪非洲、生離死別的小資情調，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反思了那些不切實際的氾濫情緒。《林蔭大道》中的夏慧是歷史學女博士，是保姆的女兒，碰巧母親受僱的那家人外出旅行，夏慧得以在母親做活的主人家中請男朋友吃便飯。然而，母親可以面對不同生活狀態隨遇而安，夏慧能做到嗎？夏慧的男朋友能嗎？那深邃而幽遠的林蔭大道會把不同的人帶到何方？蔣一談把對存在世界的虛構和隱喻，巧妙地處理成一次記憶、一個夢境、一座情感的迷宮、一種潛意識的擴張，或一股道德與非道德博奕的衝動。

物質的豐富並沒有給都市女性同時帶來精神的充盈和信念的堅定，相反，理想與正義被丟棄，靈魂失卻了棲息和歸依之所，虛無主義侵入了靈魂和骨髓。由於靈魂被放逐，不少都市女性總是懷有一種「無家」的飄泊感。於是，發生了女人在《溫暖的南極》中「逃離」家庭的故事：她僅僅只想逃跑一兩天，結果卻和她原先的設想南轅北轍，無所適從。《夏末秋初》裡的周軒面對的亦是極端殘酷的現實，姐姐病危，姐夫去了南極，母親的態度冷若冰霜。



在照顧姐姐四歲女兒的同時，周軒也在學着治療自己幼年的心靈傷痛，其實，人有時只是被自己欺騙和蒙蔽，只要安靜下來，就會慢慢看到內心的真實。

一個是多年獨居的心理醫藥師，一個是長期籠罩在強暴經歷陰影之下的女孩桑雪，她們在命運安排的療傷課上相遇……本來這就是一场建立在「精神病理學分析」上的《療傷課》，成色一般，未嘗可評。不過，在這篇小說裡，蔣一談似乎已無法與主人公保持距離，審美的姿態還原為「原生態」的非虛構構動，故事的色調愈發乖張、冷酷、慘烈，以致令人窒息。透過作者對於弱者的同情、對善的認識和表現，可以看出他的文化態度和修養層次，而他對現實的審視與思索，則交織着現代痛苦的理性主義聲音和反思。

### 重建理想世界

當眾多作家執着地，甚至過於執着地從事長篇小說創作時，蔣一談卻一意孤行，甘願在短篇小說這塊鹽鹼地上俯首耕耘。作者之所以費盡心思、傾注情感和激情地進行虛構，就是因為他對已擁有的現實世界「不滿意」，他需要重建理想的世界，需要改善不堪入目的現實。所以，以虛構方式呈現生命的真實狀態，就不僅是作者的一種願望，一種精神寄託，更成為其為尋求改變不能自己的激情釋放。當然，作者對於人心和世界的圖像，放大或聚焦，象徵或引申，超越或內省，終極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映現當代人的精神、情感危機，以及在危機中的迷惘、沉醉與抗爭。

文：譚以諾 書評

# 《末日絮語》：青春末期的孤獨與死亡

梁偉洛近年來年年有新作出版，繼《鯨魚之城》和《小說面書》後，出版了《末日絮語》。近年，他除了寫就《鯨》和《小》外，還在寫作「女禍之門」系列作品，另有一本《陸行鳥森林》。在此特別點出《鯨》和《小》，因為在其中我們看到他在風格上的嘗試：《鯨》主題和語調承繼西西的《我城》，有別於他早期的抒情格調；而《小》更以「面書」的形式寫小說，表述「面書」裡特別的時間感。

《末日絮語》則回到他最初的抒情來。這小說，讓人聯想到他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她和他的盛夏》中的第一篇〈泡一杯盛夏〉。時間同樣是在夏天，不同的是，《泡》的主角是初中生，而《末》的主角則是大學生。可以想像，他們對青春、愛情和未來的想像，肯定大為不同。

粗略來說，《末》有三層敘述：第一層是主故事，場景在塔門，而角色主要有敘事者「我」、「我」在書店的同事阿木和「我」在塔門島上遇到的女孩。這層故事作者採用了類似成長故事和冒險故事的形式：「我」從社會抽離到島上，一如成長故事主角離家到地方體驗與學習般；而阿木和女孩則像是冒險的伙伴，協助他渡過難關。而主故事外，則有從網誌摘來傳道者對世界和末日的反省。這一層，我們可以看作是冒險故事裡智者的變形。智者往往是年長而有智慧，能把經驗傳授給冒險者，讓他能成熟。第三層就是

主角「我」常常提到的一齣電影《尋找1967的女神》。小說雖有這些元素，但並不指向成長和冒險。塔門不是冒險之地，可以看作是社會時間以外的時間，是一種滯留、拒絕社會化，亦即拒絕成長。主角在其中處於膠着狀態，並期望這狀態不停延續。「冒險」中的同伴阿木和女孩各自也遇着生命的限制而難以向前，該擔任智者角色的傳道者所談的，又難以與「我」的處境接合，只是自說自話；而傳道者自身也於世道不合，自我摒棄於主流之外，只在網站上發表他對信仰的理解。他提倡

要擁抱「末世情」(伸張公義、永存仁愛、不再苦罪)雖有道理，但大道歸歸大道，顯然沒能接合到「我」的微小生命中，因而也難以讓主角成長然後再次社會化。沒能社會化並不一定就是壞事，但小說在社會化以外所描述的都是膠着狀態，如「我」最喜歡的電影《尋找1967的女神》。《尋》是公路電影，這類型的電影本是在常規以外狂飆的，但《尋》的結局卻是 heading to nowhere：「除了一直向前駛，就想不到要去的方了。」(頁141)在此我們讀到流浪的無意義性，一如主角在塔門暫避人世的無意義性。

至於小說所說的末日，並非世界末日，而是意指青春的完結。主角雖還是大學生，但很快就要投身社會，而投身社會於他並不是新的開始，因為他那一代註定是時差的一代：「我們成長於世紀夾縫的這一代，遲早被舊世紀驅逐，然後為新時代所淘汰，變成遺忘的一群。」(頁108)於是，「開學、回家、二字頭、踏足社會，對我來說是永遠的沉淪。」(頁129)末日，就是主角要告別青春，進到成人的鬱悶。他以為能在塔門排解困局，但塔門帶給他的，只有孤獨，和死亡的經驗。

這並不是說主角在塔門中經歷過死亡，他只是在這僻靜的地方與死亡接洽：他回憶起三曾與自己要好但後來自殺了的女孩，在阿木口中得悉他個快要到「很遠的地方」去的朋友，還有島上遇到的女孩，也因着別人的瀕死而要從僻靜反思中離去。與死亡接洽只是在主角的負能量中再加添負能量。當他暑假完結要離開塔門時，他唯一學習到的就只有孤獨：「船尾拖曳着長長的水花，塔門變得愈來愈小，看起來反而像一艘船，而我，才是一座島。」(頁186)

這主題，其實作者在前言也有提到，他說：「夏天只是象徵：每個人(包括你和我)的青春、自由燦爛無憂的日子，這一切都會過去；留不住，是人最大的傷悲。」在此，梁偉洛不單脫去了《鯨魚之城》的樂天語調，沒有把信仰直接寫成現世生活的指標，更在〈泡一杯盛夏〉的青春上加上沉重的負面意識：這就是他難以抹去的末日，逝去的青春和無憂，並在其上加上了無限的憂慮。

###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